

愈工作愈窮？ 文/藍佩嘉 天下雜誌 461 期

當新貧階級被流放城市邊緣，當貧窮線丈量不出「不完全就業」的掙扎心酸，「看不見的窮人」與「工作就能脫貧」，成為現代社會中，令人心驚的諷刺。

《我在底層的生活：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》是最近翻譯出版的一本書。這本書的作者，芭芭拉·艾倫瑞克，生物學博士出身，但成為洞察社會生態的專欄作家。她在五十七歲那年，離開書房與中產階級住宅，以「臥底」的方式，在美國三個不同的州，擔任女服務生、清潔女傭、收銀員各一個月，從而完成了這本讀來心酸又有趣的紀實作品。

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

她在一九九八年進行的這項調查，與當時美國的政策脈絡有關。第二任的柯林頓政府，廢除了許多福利措施，包括支持單親母親的現金補助，取而代之的是「以工代賑」的計劃，強調「有做才有得」的工作倫理。然而，有了工作就能脫離貧窮嗎？還是，有些人其實愈工作愈窮？這是芭芭拉進入底層工作想要探索的問題。

在美國，我們經常會在市中心看到一些簡陋破敗的汽車旅館。這些旅館不是給人停車休息，也沒有觀光客想要落腳，而是許多底層勞動者的租屋所在。芭芭拉也住在這樣的地方，有的房間沒有窗戶，有的甚至門鎖壞了。其實，這些破旅館的房價並不便宜，一週也要美金兩百多，一個月算起來不見得比租公寓便宜。那麼，為什麼這些勞工要住這裡？

原因是，他們付不起押金。這些工作的時薪在當時大約是美金六到七塊，許多人必須做兩份工，才能付得起房租。在工作與收入高度不穩定、非預期的支出（如生病）又經常造成超支的狀況下，他們也寧願按週付租金。

芭芭拉一人住一間，已是高度奢侈，她的鄰居們多是一家擠在一個小房間，甚至兩家或好幾個人分租一間。許多人搬進去時想：這只是暫時的吧，有一天我們就能搬進一個像樣的公寓吧。結果卻在低薪的漩渦裡泅游，有人甚至在這樣的旅館裡住了十一年之久。

新貧階級：失業率看不到的死角

我們也時常聽聞有專家皺著眉頭說：為什麼勞工階級老愛吃一些不營養、容易造

成虛胖的食物？爲什麼他們要抽菸、吃檳榔，不顧健康風險的管理？

芭芭拉發現，居住條件限制了飲食方式，也形塑了階級化的身體。由於旅館房間裡通常沒有廚房和冰箱，必須外食，最便宜的就是漢堡、炸雞和薯條。不像中產階級，可以用輕食沙拉裹腹，以維持身材；勞動階級需要大量澱粉，來維持體力工作所需的熱量。

芭芭拉當女服務生時，午餐的時間很短，中間也沒有吃零食點心的空檔，她發現中午最好吃漢堡，而且還要夾一層油滋滋的辣醬，才能讓她免於饑餓發昏，可以撐到下班。芭芭拉在當女傭的時候，需要長期彎腰屈膝，下班後膝蓋與背都高度疼痛。她要靠吃止痛藥，或是哈一管菸，才能勉強度日。

上面描述的美國低薪階級的生活，其實也浮現在台灣社會底層。隨著產業外移，加上景氣衰退，中年失業與長期失業成爲顯著的社會問題。表面上看起來，失業率的攀升已經漸趨緩和，但其實有愈來愈多的「不穩定就業」或「不完全就業」（每週工作低於三十五小時且希望增加工時者）的人口。這些人是所謂的「新貧階級」或「窮忙族」，也開始有本土的調查文獻呈現他們的經驗。

丈量不到的貧窮

這群人有工作，不算失業人口。然而，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下，愈來愈多雇主用派遣、承攬等「非典型就業」方式來聘用他們，以迴避相關福利，增加勞工的風險。或者，他們成爲領取時薪九十五元的鐘點工、臨時工；長時間打工，卻愈工作愈窮。

這群人有收入，超過政府規定的貧窮線，不算法定的「低收入戶」，不能領到相關福利補助。但是，台灣薪資長期低滯，加上通膨、高房價，可支配的實質所得大幅降低。由於借貸無門，或是難以拉下面子，許多家庭尋求現金卡、信用卡來周轉。

夏傳位的《塑膠鴉片》一書，便深刻呈現了「卡奴」不只是我們刻板印象中的消費狂，許多人是爲了應付人生的轉折，或工作的起伏，而陷入沉重循環利息的債務危機。

「不完全就業」的人口中有相當比例是年輕人。與美國的情況不同的是，上一代的父母通常會以提供免費住宿協助買房，甚至補貼所得的方式，來支持在勞動市場中無法充份就業的子女。台灣的家庭仍然扮演一個重要的安全網角色，緩和了「新貧」或「窮忙」的社會問題浮上檯面。

主計處估計，不完全就業的人口，在一九九〇年時只有二十五萬人，二〇〇九年在金融海嘯的襲捲下，倍增到六十二萬人。其中不僅是產業工人，還包括放「無薪假」的白領與工程師，也經歷所謂「部份失業」（飯碗還在，但工時已減少至正常專職的標準之下，工資也相對損失）。

當時，新竹的工運組織者與學生組成了訪調隊，訪談跨產業的數十名員工，撰寫出版《九降風中的勞工》一書，呈現無薪休假對於個人尊嚴與家庭生活的衝擊。

窮人消失了？

我有次問一個親戚的小孩，長大以後想做什麼。這個六歲的小女孩，眨著天真的大眼睛，毫不遲疑地說：「我想要當名模和名媛！」我啞然失笑，卻也內心惶恐。這是她每天從電視上看到的世界，其中，巨商名流穿梭於杯觥交錯的時尚派對之間。似乎，窮人已經從世界上消失了。

台灣的窮人既沒有消失，也不見減少。只是，官方用失業率、貧窮線的尺規來丈量，看不見「愈工作愈窮」的人們。只是，隨著城市中心已然變成豪宅的基地，「新 貧階級」被推擠到城市的邊緣角落。當我們的行政院長，舉起紅酒杯，讚美資本家的「無薪假」是諾貝爾獎等級的發明時，或許，他應該彎下腰，體驗一下底層的生活。